春秋戰國異辭

一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三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秦

共公

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

桓公

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

亢倉子仰榱而噓俯正顔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懼夫兵也者出入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上選缺不用貴賤長少賢愚相與同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校兵也侈鬬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鬬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

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愎狠凌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讐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令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

主興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龔冀於是步前稱觴爲亢倉子壽拜居首列師位嚴於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闕白晝行道行弟子禮亢倉子兵道

三十六年秦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而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史秦本紀

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秦史秦本紀約

楚辭注　秦伯有齧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肯與鍼以百兩金請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禄也

哀公

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

十五年晉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秦晉久不相攻

三十一年吳伐楚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大敗吳師吳師歸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以上史秦本紀

惠公

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史秦本紀

悼公

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史秦本紀

二十九年晉大夫智伯寬率其邑人來奔　二事見史記年表正義曰開智伯瑤子也

躁公

躁公二年南鄭反

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

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　索隱曰厲共公子也生昭太子未立而卒太子之子是為靈公

懷公

十三年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史秦本紀

簡公

簡公二年與晉戰敗鄭下史記年表

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泉十六年卒子惠公立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

惠公

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

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史秦本紀）

出子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史秦本紀）

秦小主夫人用奄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曾孫惠公之子也夫人用奄變為惑亂也）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公子連一名元秦厲公曾孫靈公之子也於小主為從父昆弟也）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

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右主然守塞吏也弗入弗納公子連也）臣有義不兩立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定）菌改入之（菌改亦守塞吏）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来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周安王十八年）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監突秦大夫）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

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不罪之也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呂覽當賞事在春秋後

獻公

獻公元年止從死

二年城櫟陽以上史秦本紀

秦獻公初立欲復繆公之跡羌人無弋印以其衆西去初厲公之時有羌人無弋爰劍者不知何戎之别也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隷其後亡歸而秦人追之藏於巖穴

中得免與劓女遇合於野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三河即黃河析支河湟中河）諸羌共畏事之推以為豪以射獵為事爰劒教之田畜種人依之者益衆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劒嘗為奴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劒曾孫忍時秦獻公立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衆種人附落南支析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諸羌絶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别各自為種任隨所之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

十七種羌之盛由此始杜氏通典

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

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十六年桃冬花

十八年雨金櫟陽以上史秦本紀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瑞獻公孝公之父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

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史封禪書

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

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

二十四年獻公卒子孝公立名渠梁年已二十一歲矣史秦本紀

孝公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强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

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
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
會盟夷狄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
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
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
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
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
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

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
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
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
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
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
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
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論於法之外也三
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
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
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
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
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
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
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

是孝公違龍摯之謀遂從商鞅之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强遂封鞅為商君 新序卷九 商子畧同

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

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

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度洛十四年初為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

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

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

今君又左建外易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

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自弊一至此哉去之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秦

惠文君 亦曰惠王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

二年天子賀

三年王冠

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史秦本紀

寒泉子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横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何如王耶霸耶曰黜出霸以躋王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嚮與力懸絶故也蘇子誠辨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事猶

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折豈連雞不能俱止于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于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鏄銚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棬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氣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感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横暮得帖帖安卧秦亦厭戰雖鼓才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强吾亦

下為一合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甲兵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

謝子見于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淮南子修務　又見說苑雜言　謝子作祈射子

史記張儀傳　惠王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秦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慚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

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刼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

矣亦思越不中謝中謝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于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

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

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

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實後九年十月也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

天牛也蜀王負力而貪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
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秦因遣
丞相張儀司馬錯等隨石牛道伐蜀
地志　今金牛峽在漢中府寧羌縣
抱朴子　秦惠王以美女五人與蜀王有五丁力士使迎秦女
到梓潼見一大蛇入于山穴一丁引其尾不能止五
丁乃共引蛇蛇不出山因崩壓秦五女及送女者化
而成石人于今列于崩之側

十三年庶長章 即魏章 擊楚于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封 樗里子號為嚴君 楚圍雍氏 楚圍雍氏有三此前役也當周赧王三年說見後 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 滿或作蒲秦將姓名也

十四年伐楚取名陵　丹犂臣蜀蜀相壯殺蜀侯來降 壯一作狀 　惠王卒子武王立　韓魏齊楚越皆賓從 越一作趙

以上俱史秦本紀

楚懷王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懷王初囚張儀後悔而赦之

張儀既出在楚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
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
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
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
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
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
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
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

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虚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

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熟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

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
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
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
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
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
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
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
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

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説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説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

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手挈人頭右手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自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

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
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
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
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
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
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
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
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

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説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
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
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
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
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
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
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

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
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
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
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
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
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
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
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

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

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

爭慕効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俱秦之弟）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史（犀首傳）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